

2001年五一，无数的理由让珑儿走进神农架这片美丽的原始森林，也正是这次行程让珑儿认识了一群和自己一样爱山爱水的可爱的朋友们。此次行程，终身难忘。

4.30

神农架在我的心中，一直是一个神秘而美丽的地方，因为神农尝百草的美丽故事、因为存在野人的诡秘传说、因为对蚂蝗和蛇群的描述、因为照片上秀丽的山和水……总之，长久以来，关于那里的一切都在深深的吸引着我。今天，我终于踏上了南去的列车，与另十几人同行，去探访心中向往已久的那片土地。

中午一点，一行驴友在北京西站聚齐，13:48分，伴随着汽笛的鸣叫声，k49次缓步离开西站，向宜昌方向驶去。

5.1

经过了近20个小时的颠簸，早上十点多，火车停靠在了宜昌火车站。我们当中，许多不太熟悉，很多甚至是第一次见面却要同行七天的家伙们，打了一宿的牌、聊了半夜的天儿，早已成了熟捻的朋友，某些同志还很可怜的当了一路的“靠垫”^_^。也许，爱山的人们有着相通的性格吧，外人根本无法相信，我们当中有许多人刚刚认识了还不到一天。

到了宜昌，提前几天到达的阿掉，秤砣，以及几个广州、上海的朋友已经在等着我们了，大家又迅速的互相认识了一下，稍加修整，便又登上了已经包好的长途车。一路歌声，摇摇晃晃七个多小时，终于进入了神农架林区—木鱼镇。

神农架有两座主峰——神农顶和老君山。神农顶为已经开发的旅游景区，老君山为未开发的原始无人林区。背包族们崇尚的大概就是那种未被开发，没有白色污染的自然美了，所以我们选择了老君山——徒步穿越高山草甸及原始森林。“除了照片什么都不带走，除了脚印什么都不留下。”这是驴友们进山的默契，早已成了大家墨守的成规。所以，每个人的包里都塞着几个垃圾袋，为的就是将我们这几天在山里制造的不可降解的垃圾背出来，免得污了那山、那水、那片圣洁的绿。

到达木鱼镇，已经晚上七点多了，我们赶快包了几辆小货车奔向彩旗村——今天的落脚点。我们找的三位做向导的当地药农就住在那里。车行40分钟，已经无法继续前行了，大家下了车，上好背包，互相帮忙调整好腰带和肩带，便开始了神农架之行的热身运动。到彩旗村的这段山路不算难走，因为有明显的路，但是坡度却比较大，由于是刚刚开始走山路，并且又是走夜路，大家都感到有些吃力，手电照着脚下，喘息声渐粗，一步步逐渐提升着自己脚下的海拔高度。四十分左右的行进，眼里看到了灯光，耳边传来了犬吠——彩旗村到了。老陈——我们的向导之一，早已在家门口等候了。他特意为我们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有自制的腊肉、山中采摘的野葱、香菌、还有许多我们听都不曾听过的野菜，大家围坐在火炉旁，兴高采烈的大嚼着这些人间美味，近两日的路途疲惫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在院子里搭好了帐篷，十一点多，大家都早早的睡了，为了明天不知是怎样的路途。

5.2

早上7:30，大家陆陆续续的钻出了帐篷。收拾停当，饱食一顿早餐后（张旭同志分了个熏蛋给我:P），便开始了上山的历程。今天的阳光异常强烈，虽然带着帽子，还是被晒的晕头转向的。一个多小时的行进之后，已经看不到明显的路了。我跟着老陈一起走了一段，听他讲了许多山里的故事。他说，他们山里人什么教都不信，他们最相信的就是山的真诚，相信因果报应。所以，待人一定要诚实，一定要用一颗真心。这些道理是那么的简单，从老陈嘴里讲出来的又是那么自然，仿佛有一个声音在我耳边讲述着山里淳朴的一切。

队伍里有个30出头的家伙，1米83的个头，人也长的够壮，大家都叫他“大壮”。这段山路，加上30多斤的负重，可把他给搞惨了，每一步都走的那么艰难。大家都在不停的鼓励他，一路唱歌、讲笑话……

后来，他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走200米，休息一会儿。大家戏称此法为：二百一歇。

走着，眼前出现了一片竹林，看着这片诱人的阴凉地，阿掉说：“就冲这个地方，咱们也得多歇一会儿。”

大家欢呼着纷纷卸包，懒懒的躺在铺满竹叶的松软地上，迷着眼睛，从竹叶的缝隙中看着那透蓝的天。

半个小时以后，继续上路。接下来的是一段坡度较大的路。看着老陈：穿着毛衣却几乎没有出汗，背包比我的重很多却谈笑自如，不见一点喘息的样子。再看看我自己，身着短袖T恤仍然满头大汗，不停的用腰间的毛巾擦拭，喘息一声重似一声，直觉得自己的腿在变沉。唉，真不愧是山里人，走山路如履平地。走走歇歇，下午五点多，我们终于走到了一条较宽的路上。老陈说，离我们今天的宿营地不远了，并且剩下的路程比较的好走。我们听了兴奋不已，坐下来等着后面的队伍跟上。忽然隐约听见一句歌声传来，好像是我们后面的人在唱，已经在休息的同志们立刻不约而同的接上，就这样，在山间，回荡着我们不伦不类的“山歌”，你唱一句，我接一句，大家的心灵都在随着歌声飞扬。

拢齐了队伍，继续前行。经过了一小时左右坡度甚缓的行进，终于到达了宿营地。大家都开始忙着扎帐篷，几位老乡忙着帮我们拾干柴点篝火。忙活着，天色渐暗，我们煮着方便面，老乡们炒着喷香的腊肉还熬着诱人的米粥，实在是太腐化了。这时候的炒腊肉、米粥大概真的可以称为是美味佳肴了，老乡们真的很厉害，眨眼的功夫就熬好了一锅粥。大家捧着饭盒你一口我一口的，都露出了满脸幸福的笑容。

吃饱喝足，大家围坐在篝火周围。几个老乡在我们的强烈要求下唱起了山歌。他们你一段、我一段的对着，嘹亮的歌声连绵不断，这才是真正的山歌。他们说这些歌没有笔录，代代口传，有些是美丽的故事、传说，有些是即兴而对的歌词小段。虽然他们用湖北话唱的歌我们似懂非懂，但是那种旋律和歌声里透出的真诚、灵气着实让人感动。大家都静静的听着，谁也不愿意出声破坏那种感觉，静静的黑夜里，只回荡着老乡们的歌声。

5.3

美美的睡了一觉，早上8:00多，我们才起床钻出了帐篷。今天仍然是上山的路程，按照计划，我们今天将到达据老君山顶很近的地方宿营，明天一早轻装登顶后开始下山。

今天的路程是一望无垠的高山草甸，虽说一点也不险，但是也并不好走，主要是比较容易崴脚。老乡告诉我们，走这样的路一定要脚跟跟着地，这样就不容易崴了。我们照做，果然管用，虽然依然深一脚浅一脚的，却也乐得摇摇摆摆的学一学鸭子:))

行进的速度明显快于昨天，照这样的速度，今天我们可以早些到达宿营地修整腐化一把了。到达了一片较为宽阔平坦的草甸，全队停下来修整、午饭。老陈说，我们要顺缓坡而向天池方向走，但是旁边的一个稍陡的坡上（黄峰岭）有异常美丽的风景。大家商量了一下决定，由于今天的时间比较充裕，愿意上去的轻装上去，体力差些想多休息的同志们原地看包，等大家回来聚齐后再一起向天池方向继续行进。

我高兴的卸下包，跟着老陈和几个伙伴一起向上溜达。没走多远，又是一簇一簇的箭竹，高而密。大家戏称这里是捉迷藏的好地方。走过一片竹林，视野一下子开阔起来了，是一个侧坡，远远的看着对面绵延的山，映入眼中的是那么诱人的绿，其中点缀着片片的高山杜鹃。我怔怔的站在那儿，这一次，竟是被眼前的山感动了，居然有种想流泪的冲动。壮观也好，美丽也罢，我真的找不到可以形容眼前景观的词汇，那是一种大自然带给心灵的震撼，是一种若没有亲眼见到便无法感受到的震撼！

老陈告诉我们，再过半个月，将会是满山遍野的高山杜鹃，现在开的还很少，那个时候会更美。可是我们的假期不允许等到那个时候，也算是一个小小的遗憾吧。

我们回到午饭的地方，大家收拾好继续行进。草甸，还是草甸，一片接一片的。走着，天似乎有些阴了，看来今天是要下雨了。神农架这两天一直阳光明媚，已经是老天对我们的恩赐了。果不其然，过了没多久，就下起了小雨，进而转变成了冰雹。大家纷纷穿上防水外套或是雨披，并罩好自己的背包。幸好老天爷还算对我们客气，雨，一直保持在“小”到“中”的状态，而没有变成“暴”。下午4点多，当我们到达营地的的时候，雨也渐渐的停了。湿漉漉的我们并没有因为阴霏的天气而影响心情，大家依然兴高采烈的搭帐篷、拾柴、点篝火。由于柴都是湿的，废了不小的劲才点起火，一个个被呛的很是狼狈，当然也颇有成就

感 ^_*

今天晚上篝火旁，大家又多了一项事情可做——那就是烤衣服。月亮格外的亮，红红的火塘映照着我們红红的笑脸。艾芒在我们大家的强烈要求下，开始一首首的为我们唱着他自己写的歌。也许是少数民族特有的嗓音吧，他的歌声有一种莫名的煽动性，带的大家都在轻声跟着他的旋律哼着。篝火、歌声、明月，这是一副怎样的图画阿！

夜深了，大家纷纷钻进帐篷准备休息了。忽然，吹过阵阵的风，夹杂着雨点砸了下来——又开始下雨了。几个领队们见这雨的来势不善，立即决定给大家的帐篷再多做一些防雨措施。他们毫不犹豫的钻进雨里，挨个帐篷询问是否有漏雨的情况。为了大家能睡的好一些，他们自己却从头湿到脚。

5.4

一大早起来，天气晴好。我们轻装迅速的登顶老君山，本想拉张旭陪我上去，可是他却说要留下来收拾营地：（还是大美jj好，看我正郁闷着，便主动要求带我上去，嘿嘿。其实，登顶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此行中的团队精神才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浪费了一些胶卷，很快的，我们便回到了营地。今天要开始下山的路程了，也将穿越真正的原始森林。老陈告诉我们，看样子，天是不像能马上晴的样子了。大家都穿上了防水的衣裤，今天的路似乎会比前两天难走不少。

一路上一直下着雨，还好不算太大，一行人摇摇晃晃的走在泥泞的山间。一路陡坡，很滑，大家戏称此路况为“刘德华”。只要前面的人一声大喊：“小心刘德华啦~~~”那后面的人一定要分外的注意脚下。我们就这样一路不断的大声相互提醒着，相互扶持着行进。走到一个垭口，我停下休息，忽然眼前一亮：远处山腰慢慢的升起了一层浓浓的雾气，似玉带缠绕在山间；一株株云雾茶花点缀其间，让那山不会绿的太过单调。远远望去，给人一种童话世界的感觉，似身在幻境。再看看自己的脚下，也是淡淡的雾，忽然好似飘飘然一般，感受了一把“腾云驾雾”。

继续前行，眼前出现了一个山洞。大家决定到洞里休息一下。几位老乡在洞里点起了一小堆篝火，大家都纷纷佩服：这么湿的柴居然也能点着。只是这湿柴点起来烟特别的大，呛的我们“泪流满面”的却还在不停的笑闹。此时气炉烧开的一锅热水简直就是世间佳酿，倒在几个杯子里在众人的手中传着，一人一口如琼浆玉液般珍惜。喝了几口热水，身上暖和了许多，大家烤了烤衣服，吃了些午饭，又要继续上路了。后面的路耳边一直伴着流水声，眼里只剩下绿了，透亮的绿。

下午四点左右，雨渐渐的小了，停了。可脚下的泥泞却依然如故，鞋子早已看不出本来的颜色了。都是统一的颜色——泥色，看来我们大家的装备还是满一致的嘛：))

可能是走了两天有点腿发软，加上我拿布满雾气让人郁闷的眼镜，我一路上可没少摔交，幸曾岚峰一直走在我的前面一点，不时停下来等我，偶尔嘲笑我的眼镜，不断告诉我路面的情况。可我还是很“争气”的滑了好大一跤，幸亏他在下面拦着我，否则可惨了，sigh，真想砸了我的破眼镜。临走前居然把隐形忘在桌子上了，药水倒是装进了包里，郁闷：（耳边的水声越来越大了，大到连说话都要用喊的了。忽然，一条银色的瀑布映入眼中，似天上银河奔流而下，怎一个“美”字可以形容！

过了瀑布，又拐了一个弯，眼前出现了一片较为平坦的地面，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宿营地了。看样子今天晚上是不会再下雨了，终于能睡个安生觉了，并且，为了慰劳被雨浇了一天的我们，老乡们今天要帮我们点燃一个很大的火堆好让我们烤干衣服。

虽然我们一个个都湿漉漉的酷似落汤鸡，可大家却兴致盎然。依旧闹哄哄的搭着帐篷，二十几个人围着巨大的火堆把发潮的睡袋、防潮垫拿出来烤。这时，丁丁忽然从包里掏出来一大盒汇源果汁，引来了众人的尖叫。天哪，这么一大盒液体，他居然一直背到现在。大家又如中午分开水般，传着这盒果汁，每一口都是那么的甜.....

今天，每个人都在唱歌，没有羞涩，没有腼腆，有的只是一颗快乐的心灵。原来大家的歌喉都是那么

的美妙，美丽的星空似乎也在静静的注视着我们这群山的孩子。我们围着篝火唱着，一天的疲惫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一整天阴雳的天气不会影响我们灿烂的心情。老天也拗不过我们的快乐，升起了一轮明亮的月。

5.5

今天将是最后一天的山路了，我们今晚将会宿在老陈的一位亲戚所住的村子，又可以再次见到人迹了。这几天，除了我们的队伍，没有见过其他的人。而今天我们将遇上此之前就被告之的敌人——旱蚂蝗。

一早起来，大家都纷纷打上了绑腿，尽量紧一些，为的是防止蚂蝗顺裤腿钻进来。虽然今天应该不会再下雨了，可是路却是跟昨天一样的泥泞，并且坡度很大。

路，似乎比昨天还要滑，路上遇到了两座独木桥——我只在电视中见过的，真的是只有一跟木头悬于河上。阿掉先走了过去，一位老乡在这边扶着我们，他在对面接应。有点心虚的走在桥上，脚下是湍急的拒马河，水流的震耳声音在我耳边形象的描述着“奔腾”的含义。好在此处河不算宽，大家都很小心也很顺利的过去了。上上下下的走了一段以后，老陈告诉我们，剩下的路就是纯粹的下坡路了，一直就可以下到他哥哥住的那个村子。进入了更密的林子，果然随处可见那小小的旱蚂蝗。它的躯体比它生活在水里的兄弟要小一些，大概有两、三个厘米长。平时，它们是蜷缩在叶子的背面的，有人走过惊扰了它，它就会迅速粘到人的身上，寻找衣服的缝隙，钻进去，吸饱了血以后，它的体积会膨胀五、六倍，然后掉下来。这些小东西让我隐隐的觉得有点后背发凉，每走一段路，老陈就让我们停下来检查一下自己的鞋子里面有没有蚂蝗钻进来。老陈帮我检查了一下鞋子，忽然把手塞了进去，又拿出来递到我的眼前，“你看这是什么？”原来，一只蚂蝗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钻进了我的鞋子，幸好它还没有来得及爬到我的袜口钻进去，不然我就只有可怜一下我的脚了。心有余悸的我，把这个小东西拿在手里看了看，忽然它在我的手里一下子立了起来，老陈一下捏过去，对我说：“它这是准备开始往里钻了。”说着，用烟把他烫死了。据说，别看蚂蝗这么小，可是它是很不容易死的，你把它截成两截，它就会变成两只蚂蝗。有两种方法可以消灭它，一种就是烫或者说用火烧；另一种就是用针一类的东西将它从头到尾穿过，然后整个翻过来，它就必死无疑了。我说，这两种方法都够残忍的。老陈笑了，他说你要是被它咬过就不会觉得残忍了，会觉得很解气，还会大骂这可恶的小东西。我笑着点头说，可能是吧。

一路沿拒马河而下，终于很亲近的看到了美丽的云雾茶花。她的美是那么的清秀而不张扬，瓣上点点珠水似在好奇的冲我们眨着眼睛。一位老乡见我爱不释手的捧着，便说：“折一枝戴上吧。”我笑着摇摇头，领略过它的美丽，又何必一定要拥有呢，印在脑中，足矣。

又走了一段，我们不再与河水并肩而行，开始下陡坡了。几乎是一路滑下来的，大家一路滑着，一路叫着，一路笑着，耳边不时传来这样的叫声：“唉呀，我的屁股……”引来大家阵阵欢笑。这回，我们都成了名副其实的泥人了。大家似乎找到了幼儿园时坐滑梯的感觉，一个个乐不可支的，不断的互相戏谑着：“喂，前面那个泥屁股，你快点，我要超车啦……”，“错，是超屁股……”旁边立马有人纠正到，引得一片哈哈大笑。

终于，下到了较为平坦的路上，已经隐隐约约的看到了下面的村庄。忽然一下子好像觉得自己不会走路了似的，平路上还想着：侧着身子，脚跟先着地……张旭正笑嘻嘻的说着：“女孩子们回到了大街上，走路的时候还要想着‘重心向后’……”话音还未落，他自己就真的来了个“重心向后”，一屁股坐在地上，引的大家哈哈大笑：)。

很幸福的走了一段平路，到了老陈的哥哥家。一屁股坐下不想再动，浑身上下都是泥，身上一股潮气。阿掉把大家都轰站起来，站成排照了张“泥屁股合影”。然后就开始拆绑腿，检查蚂蝗。呼听美女谢璇大大的一声“啊！”，众人的目光聚焦在了她小腿上的一个“小血包”上面——一只吃饱喝足的蚂蝗正呆在那儿。我们把它拍下来，烧死了，替可怜的美女“报仇”，看来这的确不能算是残忍的方法。一共有四个人遭到了蚂蝗的袭击，其中最惨的一个哥们儿——阿菜身上共有四个伤口。

我们换上了较干的衣服，这是此次行程我们在山里的最后一晚了，大家虽然都已经很累了，却似乎又都不愿意早早的睡下。一种恋恋不舍的感觉挥之不去，一直围坐在一起唱着、聊着直到深夜。

5.6

7:00，我们都早早的起来了，今天我们就要走过天生桥，离开美丽的神农架了。

大家都在沉默的忙碌着收拾行装，没有了前几日清晨的热闹和喧嚣。每个人都好像怀着心事似的。几个喜爱摄影的家伙，抓紧这临行前的时间拍下我们纷乱却温暖的营地，拍下这让我们深深爱着的青山绿水。

8:00，一切收拾停当，上包、开拔，走过天生桥，离开神农架。几乎是一步一回头的，我在心里不停的念叨着：梦一样的四天，就这么醒了吗.....

几经转车，下午四点多，我们回到了宜昌。我们这群背着大包满身泥渍的家伙们很嚣张的走在宜昌的大街上，引来众多路人奇怪的目光。我们放肆的笑着、走着，几日同行，使得我们都成了一家人一样。

今天晚上，我们住进了宾馆，终于有床可以睡了。从头到脚的泥也终于可以好好的洗一洗了。大家都舒舒服服的冲了个热水澡，换了干净的衣服，便一起跑到外面搓饭去了。这顿饭大概要比山中的方便面、腊肉粥贵的多了，但是那粥香、那心情却会永远的留在我们每个人的记忆中。

几位广州的朋友要先回去了，几天同甘共苦的日子，大家依依惜别。送走他们，我们剩余的北京方面军一起来到了长江边上。滔滔江水看着爱山、爱自然的我们，偶尔拍打着岸边。阿掉和艾芒还跳下去游了一圈，号称“畅游”。长江边，我们坐到深夜。

5.7日下午四点K50次返京，5.8日上午10点到达北京西站。此次神农架之行划上了一个圆圆的句号。疲累的我睡在家里软软的床上，梦中，刚顺着泥滑梯滑下来的我们正在奔腾的河边喝着甘甜的水，美丽的云雾茶花微笑着在一旁轻轻的摇曳，山间传来阵阵发自内心的笑声.....

2001年5月20日
